



忘不了探亲路

朱宝珠

有一个小品叫《军嫂上岛》，它生动、幽默地再现了军嫂探亲路上的艰辛、曲折。回想起我头次去部队探亲，竟与小品的情节如此相似。

时光定格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那个夏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启明星还未隐去。二弟、小弟扛着行李送我去温州部队探亲。大黑狗吉利蹿前蹿后，为我们壮胆。路上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到汽车南站，时间非常充裕，大家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。6时05分，告别弟弟，乘上长途客车。

坐在车上，心似蜜甜。两个多月前刚刚完婚，新婚燕尔，现在又要去部队探亲，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虽没有“柔情如水，佳期如梦”似的这般虚幻、玄乎，但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。无数次遐想着重逢的情景，憧憬着军营的生活……但是，到温州毕竟有300多公里行程，路漫漫兮！路途的艰辛，未卜的境遇，对一个涉世不深、头次出远门的我来说，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。

车子刚驶出奉化，就开始颠簸起来，一看窗外，路面是厚厚的沙泥、石子。由于连日晴天，空气干燥，车过之处，尘土飞扬。关窗吧，车内酷热难忍。汗臭、口臭、汽油味混杂一起，胃开始向我抗议了。当车子爬桑洲岭时，如老牛拖车，喘着粗气，车速蜗牛似的缓慢。冲下坡时，则似脱缰野马，疾驶如飞。胃内的东西，经上下左右晃动后，终于忍不住呕吐起来。临海到黄岩的黄泥岭比前两岭更高，车子行驶更艰难，我头晕目眩，一吐再吐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人像霜打的茄子。煎熬了5个小时后，车子才到达黄岩车站。旅客下车用午餐。我哪有一点食欲，就在车站附近独自徘徊着……午餐后，车子继续向前行驶。“路上车子还要爬山吗？”我忧心忡忡地问邻座，心里默默祈祷着，不要再爬山了。他说，后面要爬的山多着哪，还有闻名遐迩的雁荡山。这时，我整个人像泄气的皮球，心想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浙南属丘陵地带，群山环抱，连绵不断。远眺“峭拔险怪，上耸千尺，穹崖巨石”的雁荡山脉，预感后半程的旅途会更加艰辛。车子在平路上只开了一小会，就盘绕在半山腰的之字形路上，路又窄又陡，坑坑洼洼，两车交会，小心翼翼。俯视一下，头皮发麻，悬崖峭壁下，竟横卧着头日掉下去的大货车，旅客个个面露惊色，那开车的司机更是神情严肃，目光专注，时时刻刻注视着路面的状况，是呀，一车人的性命都攥在他的手中哪！

下午2点多，终于到清江渡口。看到水，人也像干涸池塘里的鱼儿，一下子鲜活起来。过了清江渡，车子又稳稳地翻过了大溪岭，离丈夫越来越近了，我的心情也立马好起来了。车子在平坦的路面上加速前进，下午4点半终于抵达港头渡轮码头，那里与温州市只隔着浩瀚的瓯江。旅客可以凭车票，直接乘渡轮过江。随着人流，乘上渡轮，半个小时后船顺利靠上码头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终于来到了我丈夫驻守的这个既陌

生又亲切的城市。

我提着行李疾步挤向出口处。那里候着很多接旅客的亲友，目光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着我的那个他，一遍又一遍，始终没见那熟悉的军人身影。人群散尽，丈夫仍未出现。我伫立在显眼的街边，左顾右盼，对面街口拐角处，突然闪出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军人。啊，可能是丈夫来接我了，我凝视着越来越近的他，才看清他领子上挂的不是红领章，原来是位警察。我继续在码头等着，站得腿也发麻了，赶紧跺跺脚，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过了一会儿，惊喜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：挺拔的身材，高高的个子，宽宽的肩膀，急匆匆地朝着候船大厅走去，这不是我的丈夫吗？见他火急火燎的样子，一定是在焦急地找我。我抓起行李，大步流星赶上他。一边大声呼喊，一手拍他的后背。“什么事？”他突然转过身……唉，又是一位警察，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。难道，前天发出的电报没有收到？难道他不知道我今日抵达？天色渐渐暗下来，看着行色匆匆的行人，又焦急又害怕。怎么办？走！自己找部队去！

我壮着胆子，操着一口灵桥牌普通话，向行人打听海军部队怎么走。一听找部队，有好几个围上来，但海军部队在哪儿，谁也说不清。这时过来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他说海军部队在郊区，末班车早已开走了，今日是去不了啦。看我落寞无助的样子，他安慰我说，找一个有电话的地方，试试能否与海军部队联系上。万般无奈，我就跟着中年人边走边找，来到“东方红旅馆”。服务员很热情，立刻拿起电话联系。可是，海军部队的外线电话传来忙音的讯号，继续拨打，还是忙音。唉，亲人的电话这样难联系，叫我怎么找部队的驻地呢，那就等明天再说吧。在旅馆洗掉一身的疲劳和浑身的尘土，服务员又热心地带我到小吃店吃馄饨。一天没吃什么东西，这碗馄饨赛过山珍海味，还未等品尝完美味佳肴，服务员急急跑来，“好啦，好啦，部队有车来接你了。”

离开旅馆前，我无法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，拿出家乡手工编织的小扇子，分给服务员留个纪念。片刻，部队接我的车子也到了。从车下来几个英姿飒爽的年轻军人，见了我就说：“嫂子，屠参谋昨天去海上执行任务了。对不起，没有及时接你，辛苦了。”一声“嫂子”，激动得我热泪盈眶，路途的艰辛一扫而光。坐上部队的吉普车，挥手告别服务员，我的心仿佛一下子飞到了军营，飞到了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光阴荏苒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次不寻常的探亲，也无法忘记这些热忱、真诚帮助过我的好人。

本版摄影 施蒙
总第 5641 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百步星火，十年心灯

江泽涵

1995年初夏，我到一个小镇上做砖瓦工。在当地小区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，条件可想而知，床用门板架的，灯泡用15瓦的。天气一热，供电就困难，隔天停电，就煮饭时间来一会儿。

夜班下10点多了。细窄的弄堂九曲回肠，泥地面还坑洼。本来50米一盏路灯，不是很亮，走路却不成问题。停电后，有苦头吃了。

我来的第三天，正逢农历月底，没了月亮的引路，星星也被云遮了眼。站在小区外，感觉就是一个黑不见底的洞。没几步，“嘣——”鼻子热辣辣的，迎面撞上电线杆，喉咙微甜——流鼻血了。

拐了两个弯，膝盖又磕到凹凸的木材。再走一段，脚脖擦着什么似的，险些吃跌，幸亏及时扶住了旁侧的青石墙。糟糕的是，路我还不熟，迷了方向，不知接下来该往哪边拐。

绕了十多分钟，可算摸到了我的窝。谈不上宾至如归，倒也能释放一天的疲倦了。刚倒下洗脚水，屋后“啪嗒”一声——有人摔了——骂娘声咬牙切齿。以后的很多晚上都能听到，当然，有时候是我自己。

住这里的人都粗鲁，邻里也不睦。下班后浑身疲惫，竟还能吵起架来，还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。我昨天就和隔壁一对年轻夫妻起了争执。我和他们共住一个院，门前各有一块两平方米的地。他们的已种下菜，许是因为我的荒着可惜吧，竟也被他们占了去种菜。

夫妻俩蛮得很。女的一见我就说什么先来先得。男的虎背熊腰，护着已下秧的地，一副要动手的样子。我也不让：“强盗！土匪婆！”还是旁边院的大叔吼过来：“吵啥吵，上马路去，别碍着老子睡觉！”我们这才各自走开。

事后，我拍了拍脑门，莫名其妙！白天受了压抑，气才冲了脑子。三餐都在食堂，没空种菜，也不懂种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哪会不答应呢，可就是受不了那态度。

几天后的一个雨夜，我躺下不久，就又听见了摔跤的声音，是蛮横男人的声音，还带了几分痛楚。我气虽消，还是偷着乐了。后来见到蛮横男人，一瘸一拐的，摔得不轻呢。他没好气地瞅了我一眼。我忽觉过分，我们并无冤仇呀。

这晚，照样停电。我还没踏进小区，就看见一个指头大的星火点，那不是我住的地方？可能是蛮横男人在抽烟吧。近了，火苗？赶紧再几步，一段很短的小蜡烛插在青石墙上，烛火轻轻摇曳着。屋里已响起鼾声，一轻一重，此起彼伏。

一连五个停电之夜，我屋前的院墙上都有一个星火在闪烁，只是我一次也没有点过。可即使这样一个微弱的星火，也让我走得一路平稳。几乎也没再听到什么叫声。

后来，星火点多了，两个，四个，五个……一个周末，我先后见到很多人在切蜡烛，一支小白烛切成四五段。那时，蜡烛也算奢侈品了。

每个停电的晚上，下班点一到，都会出来一看，左右已有人点上了，自己就不点了，如果还没有就点一段。左右的燃完了，这边会接上，等多数窗缝里流出光来才熄灭。

每晚进屋后，总能听见前后的欢愉声，比如：“我升职啦，开心！”“俺也加工资哩！”“我没你俩走运，不过下个月，我妈要带我闺女来看我……”

这天清晨，拉开门，地上静静躺着两根青瓜，矮矮胖胖，翠嫩欲滴的，像个人参娃娃。蛮横女人冲我憨憨一笑，我也微微一笑。

三个月后吧，我家人在城里帮我找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。真要离开了，竟对前后左右有一种不舍。我们也忘了困意，挤在一个院里，聊得更长更远。

我和这个小区缘分不浅。2005年的一个仲夏夜，我出差路过这座小镇，相比当年有着天壤之别。又开了一段路，几个人饥肠辘辘，打算下车吃夜宵。

我觉得有些眼熟，再过去……不是我当年住过的小区吗？一个同事叫了起来：“咱可赶上时候了，这啥习俗呢？”他指着前方，墙头上燃着一小段蜡烛，往里面，一段接一段，星星点点，许多还套了灯罩。

这个小区没什么大的变化，收纳的还是打工族。汉子们三三两两进去了，谈笑风生。我站了很久，也没碰上一张眼熟的脸，但我知道，当年百步一烛照，如今心灯已亮了十年。



14

后来一有时间，我就撺掇两小人儿玩颜料。童一很让人刮目相看，慢慢地，不需要人帮助，挤颜料，包括蘸水，包括用铅笔起稿，都做得有模有样。而且他的画都蛮有意思，他自己都能清晰地解释出来。

妹妹看到颜料就眼睛放光，动作也最狂放，浪费N多颜料不说，还弄得桌子上、衣服上、手上、脸上、头发上都是，她这是真正的涂鸦……

平时孩子们也用彩色铅笔画画，童一的画有着特有的孩子气，非常可爱。那天傍晚看童一嗖嗖的很快画好，一只胖蝴蝶，两只瘦蜗牛，每人带着小旗子，路上碰到，正在互相打招呼呢……

所以每当童一或甜姐来让妈妈帮忙，“请给我画个小兔子吧”，我都一概说不，但我会帮助他们使劲想起或者翻出绘本给他们看兔子长什么样。他们画画时，也不再画蛇添足加以主观指导：“这里太阳的位置不好，这里可以再画个小鸟。”尽量不干预他们，让他们随心表达。虽然技法限制不能让他们自由表达太多的内容，但是，正是这种“无为而治”让兄妹俩创作了大量充满童趣的涂鸦。

画面除了可以让孩子安静做好一件事，同时锻炼了孩子的思考和语言表达能力，每幅涂鸦，只要给妈妈看，两个孩子都会头头是道地给妈妈讲半天关于这幅画的内容。

有张甜姐在幼儿园画的画，是我最喜欢的一张，已经装了画框挂在了墙上：线条流畅淳朴，色彩干净鲜明，虽然鼻子长到了额头上，但有微笑的嘴巴（尽管是歪的），比较有意思的是发型，和她娘当年在大学里画得是一模一样，很神奇。

孩子们每次涂鸦作品，我都一张张收起来，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盒子里，日积月累，就很壮观了。超厚一大沓纸，一张张，就是他们自己涂抹的成长足迹……

期待着有一天，兄妹俩除了涂涂画画，还能和妈妈一起写方块字，练练书法。

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活动都可以变得“好玩儿”，或者至少让孩子们觉得“好玩儿”，让他们不仅有参与的热情，而且愿意在厨房帮忙，能感受一些不同寻常的快乐。

增加孩子动手的热情，为室内活动增加乐趣，我们不仅一起煮“艺术蛋”，还一起剪雪花、折叠纸花，一起动手帮哥哥补裤子，等等。

平时妈妈们要多留意，很多小手工都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居家活动，材料、形式、作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孩子们享受过程，充满想象，乐于动手和动脑……

一、带孩子们一起煮“艺术蛋”

妈妈天天煮鸡蛋，孩子们不仅习以为常，甚至每次吃

鸡蛋也都唧唧歪歪。找一个傍晚或者周末，煮一次好玩儿的“艺术蛋”，而且让孩子们欢天喜地地吃鸡蛋。

准备材料：

1.丝袜，超市里越便宜的短袜越好用。

2.绿叶：最好是带清晰纹路或漂亮叶缘的，还有各种花朵，都可以尝试。

3.上色用的洋葱，建议买红得发紫的洋葱，紫色大蒜皮也行。

4.准备白色的鸡蛋。

为防止煮鸡蛋时破裂，建议把鸡蛋放冷水里，和水一起煮。或者用针在鸡蛋屁股上扎个小洞。

树叶尽量选择比较软的叶子，可以很好地贴合鸡蛋，煮出来的图形会更漂亮。

除了叶子，我们又准备了些广告刻印纸；广告贴纸颜色无所谓，图案设计不用太复杂，不然影响孩子们剪纸的积极性。设计形状剪下来，贴在鸡蛋上，还有小机器卡出来的小鹿，贴在鸡蛋上即可。

孩子们自己画形状，自己剪下来，自己贴在鸡蛋上。妈妈是统筹导演和勤杂工，包括拍照记录。

怎样能增加吃鸡蛋的趣味性呢？

用一个小酒杯当底座，熟鸡蛋放好，用调羹轻轻地敲击鸡蛋壳一圈儿，再像小帽子一样挖掉，撒一层食用盐，然后用勺子挖着一层一层地吃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